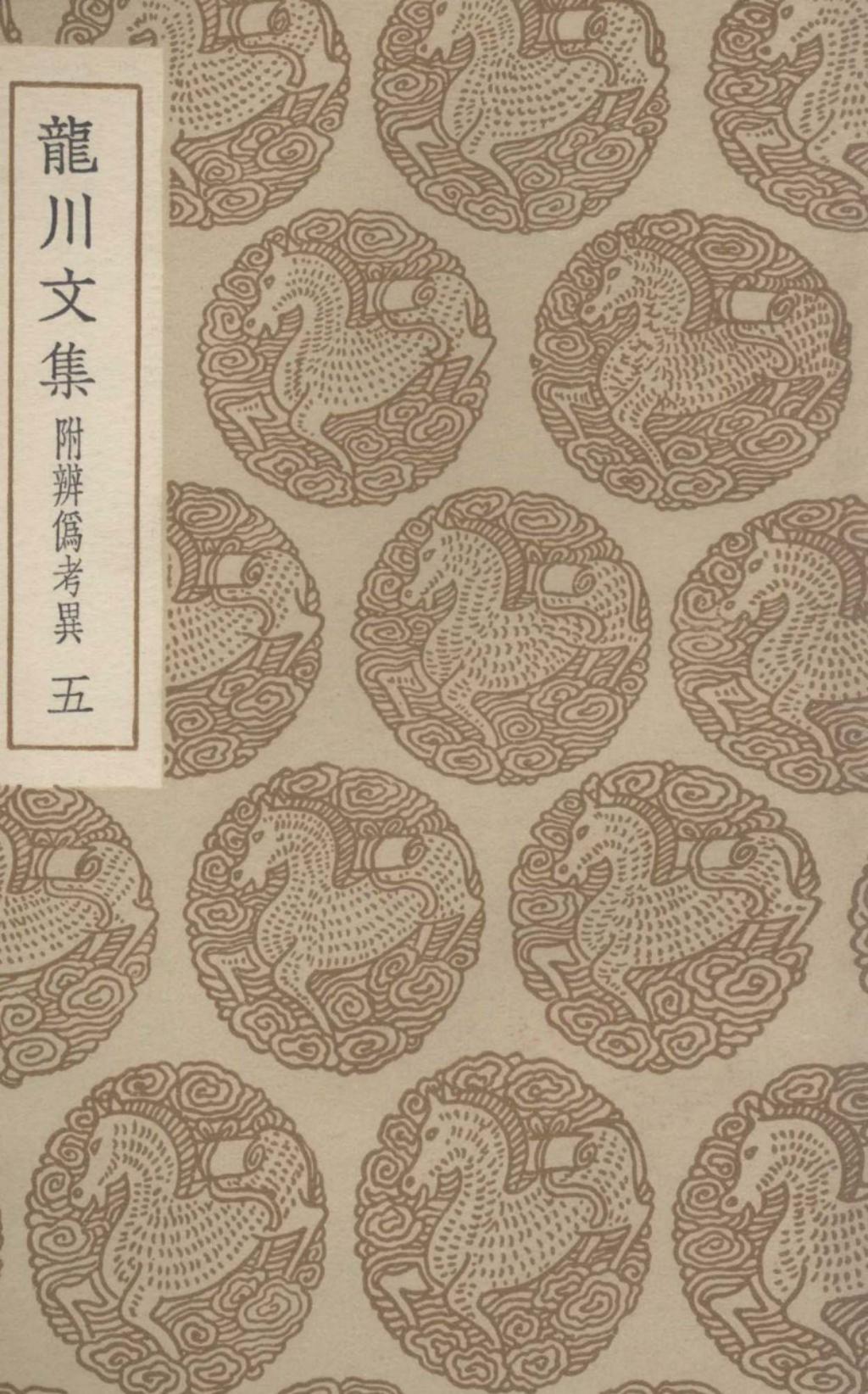


龍川文集

附辨僞考異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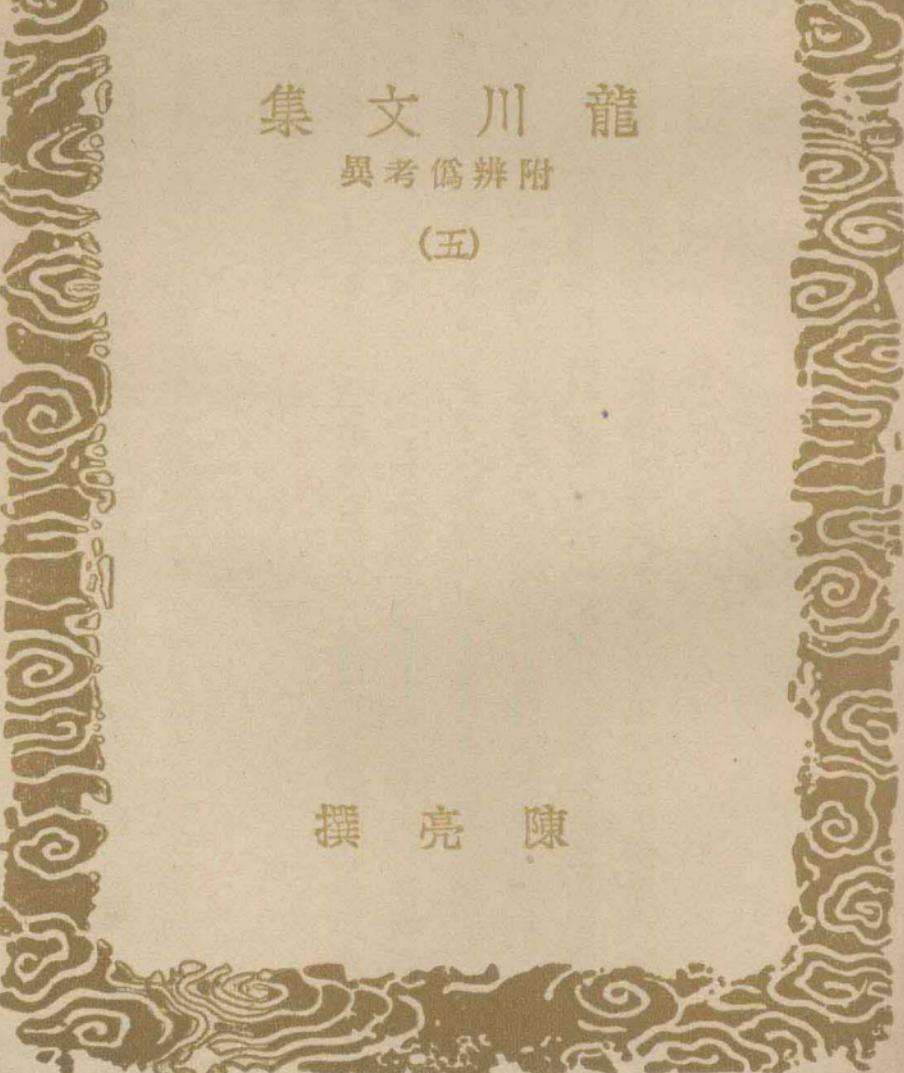




集 文 川 龍

異考 偽辨 附

(五)



陳 亮 撰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二

祝文

告先聖文

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本末著之洪範。而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舉而措之之大端。而當時之學者。載而爲論語。後世之羣儒。終日講論。而不到其地。則未免於爭者也。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三王之損益。夏商文獻之不足。而周道獨詳焉。夫子之所深歎。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人才短長高下之不齊。而學力淺深中否之或異。豈能出規矩準繩之外哉。秦漢以來。世有所謂英雄豪傑者。自矜其智力於夫子之外。亦可歎也已。亮等於夫子之書。各知用其力。而不能齊也。今天子各命以官。使得以夫子之書從事。淺深中否。非他人所能與。俯而拜仰而祝。敢有不盡其志。以負天子之顯休命者。夫子實鑒臨之。

告先師文

陋巷簞瓢。有何可樂。而吾先師實樂之。近世諸儒。求其樂而不可得。而曾點之洛沂。遂得因吾夫子以自進於此焉。四代之禮樂。亦可端坐以待時命之行也。亮等皆知有疑於此矣。然而何以異於漆雕開也。服天子之命服。以拜吾先師。而求其所以自進於此者。庶幾可以無負。惟吾先師實啟之。

告鄒國公文

用力於四端之微。舉而措之喜怒哀樂之大。較其極。至於與造化同功。而天下之治亂。無不在其掌握者。此鄒公所以自達於天子者也。事半古之人。而功則倍之者。豈當時百家衆說之所能知哉。亮等以隨時科舉之文。而竊國家之一命。冀得稍自見於斯世。非乞靈於鄒公。則平生之志荒矣。

石井祈雨文

惟龍伸縮變化。呼吸雲雨。一潭之間。龍則安焉。民有不告。其答如響。惟此境被龍之澤舊矣。歲一不周。亦龍之恥。龍之澤。不終朝而被天下。十里之間。嗷嗷如此。豈龍之所安乎。油然之雲雨。既有緒。起而成之。何啻反掌之易也。

廣惠王祈雨文

昔之爲農月也。用其力甚勤。而干於神者有時也。陂池湖灘宿有儲水。雨不時至。民無預憂。神於斯時。享民之報爲甚逸也。今農之惰亦甚矣。方春無事宜。可以用其力。而陂池不塞。湖灘不治。委天之澤。若不足急。四月之間。田有青草。淺耕而易種之。耘耔不虔。嘉種不達。幸其與青草俱活也。指爲有秋之望。十月無雨。則皇皇奔走告於神。神憐其愚。而降之澤。以爲歲可常也。不改其惰。而懇請之數。頑不自省。神豈能終惠於如此之惰民乎。亮等今思厥愆。慙恨入地。欲預爲之儲。則旣已無及。坐而視之。將無所得食以死。永永無事神之日。強顏又哀告焉。而雲雨滿天。若將許其告者。神更寬其誅。卒賜一歲之澤。而農之惰猶習。

其故可以棄之溝壑無疑矣。矢心陳辭伏惟待賜。

祐順侯祈雨文

民至愚也。而獨虔於神。苟可以用其勤者。雖髮膚有所不愛。神亦察其愚而矜之。往往輒應。故民之言神者多異。惟神之正大。豈爲異以驚動夫愚民哉。人情皇皇。其勢自爾。而非神之心也。亮於民之中。又愚之尤者也。平居不能事神。緩急亦將有求於神。顧何時而必神之答。迺其心以爲叢祠相望。靈響百出。其異不足依可尊而信者。惟神正大而不爲異者。惟神以昔聖賢所以惻然興仁澤人利物而不斬乎報者。而望乎神。今苗稼焦然。一日二日不雨。苗且槁死。藁秸將不能以及牛馬。神寧忍聞此而惜一舉足之力哉。故亮率其徒敬拜祠下而致其心焉。於其間又有爲浮屠之法。以乞靈於神者。彼其心以爲舍此無所用其誠。亮之力不足以達神之心。一切聽其所以自致者。危窘至此。神宜如何矜之。凡相與而來者。察其心皆無所愛。獨亮期神以正大之事。始末不渝。神不亮聽。於亮自爲得其分。顧民之置神於異者終不已。而神之事果非亮之所能知。亮足未嘗登此巖也。而心獨至焉。今茲來登而又不答。豈惟望於世者狹。而望於神者亦狹矣。敢有再瀆。神則殛之。

告高曾祖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三日丁丑孝玄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女繆、縉謹以家殼常饌致奠于我高祖考賀公、高祖妣李氏安人、曾祖考

知元公、曾祖妣呂氏安人之靈而言曰。我高祖蚤世。高祖妣以盛年守一子而克有立。丙午、丁未之間。赴京城守禫。隨大將劉延慶死於固子門外。不復歸骨於鄉井。故我高祖妣與曾祖妣婦姑相依爲陳氏再世之墓。我叔祖高安府君每以此墓必福陳氏。高安由特奏名主筠之高安簿。則指墓而語亮曰。是必爲福。福其在汝。是其爲墓也。十有二年而後生汝。此非人力。其殆天乎。亮皇恐再拜而不敢與聞。高安既歿。十年之間。亮兩以罪繫棘寺。實爲我祖先之羞。紹熙癸丑之夏。天子親閱禮部進士於庭。拔一卷子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諸選首。拆其號。則亮也。亮之不肖。安能欺上聖之耳目。豈亦有天乎。墓真能爲福乎。再世不能自有其墓。而集其遺澤於亮身乎。心所不安。推其所自。高祖之魂。隨禫而至。伉儷同食。饗於乃位。異時亮榮。視所招至。孫祖綿眇先緒。恐墜履冰之敬。非以爲僞。水陸之品。豈不欲備。力所未能。則再三四。

告祖考文

維紹熙四年歲次癸丑秋七月乙丑朔十有四日戊寅孝孫承事郎新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同妻何氏。男沆、淪、沃、渙、涵、女繆、縉等謹以家殼常饌致奠于我皇祖三十六承節。皇祖妣黃氏八孺人。皇考四二府君。皇妣黃氏七八孺人之墓而言曰。昔皇妣之生我。年才十有四。皇祖皇祖妣鞠我而教以學。冀其必有立於斯世。而謂其必能魁多士也。故嘗形諸夢寐。狀元爲童汝能。以爲此吾孫也。少則名亮。以汝能。而字以同甫。惄惄懇懇之意。雖取笑於鄉人而不卹。及亮年二十有六。易名曰亮。而首貢於鄉。而皇祖下世已十閱月。皇祖妣蓋整一年又三月矣。皇妣且四年而未葬也。越二十六年。始見錄於禮部。及對

策大廷天子拔諸衆中而置之首選曾弗涉於有司上恩深厚兢懼無地自容我皇祖之夢至是始驗而不知所謂童汝能者果何祥也我先人棄不肖孤而去亦整二十年被天子之命服而不能歸榮其先得罪於天其來既久惄然一身又將誰咎天地無窮頂踵蒙恩沒有論報恐死無門歸告諸墓指日爲誓親不能報報君勿替七十年間大責有歸非畢大事心實恥之惟我再世忘其不逮尙想此心愆或有在瞻天子詔焚諸九原幽冥共相溥博淵源我皇祖、皇祖妣、皇考、皇妣必不爲此一飯之安也

祭文

祭章德文侍郎文

嗚呼公乎窮之與達判焉西東於其中間又或不同一官自効隨事著功貴爲公卿有志不從庸詎知夫達之非窮嗚呼公乎是非安在祇繫其逢危疑之間一髮不容順而止之以圖厥終此心未白去國忽忽自古尙多無愧於中嗚呼公乎學博而粹氣毅以洪百未試一論何時公爲公嘆者是非窮通歲晚登門遇知最隆老成已矣淚攬心胸

祭周參政文

嗚呼萬夫之特天固生之百年之英人實成之堂堂故國喬木則非火炎崑崙玉不易爲民生之久一治一亂道大德宏遭變則見死生不易況於貴賤百聖列前靖以自獻宣和太學僉曰新經公獨不然以自著稱紹興初論朝是伊洛夫豈御史不知而作及其中間人用惰安非彼生亂勢則容姦權無底止通國

風磨公以死爭屹然中峙所遭殊時豈無一同公獨何爲樂此困窮天定勝人後將有考甫三十年爲時故老故起自山林而渡江諸賢爲之避路及晚登廊廟而一時後進安於前驅進不得以遂其心退不能以明其道惟其忠言嘉話上心之所獨知至於事業崇勳人事猶有遺恨安歸田里一無憲言爛爛此心實昭于天亮昔董稚縱觀廢興大放於辭願試以兵狂言憾公一見而驚借之齒牙爰及公卿愛均骨肉前輩典型中庸大學朝暮以聽隨事而誨雖愚必靈行或不力敢忘其誠晚以三喪不舉無顏對公故數年之約而一見之不果未幾而先人之死與公先後故三年喪畢而一弔之未成第見人事之好乖不知墓草之幾生苟祭酌之可遣豈蹉跎於此行辜天負地長慟失聲尙爲後圖期以自明

祭呂治先郎中文

嗚呼公以東北世家之賢來寓吾邦是生賢子以淑一邦之人位不究其所蘊而奄焉以沒使其賢子號天叫地如不欲生西鄉稽顙以受一邦之弔其爲可哀蓋不論乎知公之與否也亮以晚生不及拜公於堂間獲從公之子以游誘之掖之蓋公之教則今日之俯伏道傍舉觴一慟者誠未敢徑自附於知生之義也孰信而來孰屈而往此心昭然庶幾其饗

祭薛士隆知府文

余行天下竊有志於當世其道德純明可爲師表者執贊進見獲聽微言於下風退而從磊瑰不羈之士接杯酒之歡笑歌舞起舞往往自以爲一世之雄至於山巔水涯與夫窮閭委巷之間抱負所有分與世絕

足所可及，則必一見。縱力不能自致，而聲音姓字之與通，晚將歸休，始獲見公，握手一笑，語言從容，心滿意愜。俯首來東，三年之間，竟安此窮人，誰不死寧？公是逢又殺我父，昊天鞠凶，生乃如此，實死與同。俯仰惶惶，未知所終。

祭三五伯祖文

嗚呼！方陳氏盛時，歲時聚會，動輒數十百人。公以壽考康寧，當諸老就盡，遂長其族。其後數年，死生困頓，何所不有。顧視疇昔，愴然可悲。公亦不復有意於斯世，溘然遂終於異邑。嗚呼！盛衰之理，吾不復念。送終之禮，則有仲子繼。自今一族之間，幼者誰撫，不率者誰教，病者誰憐，死者誰與經紀之耶？使同族相收，同宗相聽之義，於茲闕然。亮於公之死，蓋不能無憾於天也。哭不撫棺，送不引繩，惄惄此心，有如皦日。

祭三七叔祖文

嗚呼！昔我曾祖及國家盛時，爲百年太平之民，盡力於農畝，曰：士不易爲也。樂供州縣之役，曰：官庇我者也。鄉鄰有無相通，曰：孰能保其常有也。犯者不校，曰：吾懼不可以見也。薰陶乎祖宗之澤，德厚而不章，以施乎我叔祖，大發乎文辭，而不改其所以自守者。天之相我家，亦旣有徵矣。然而事業不出乎鄉閭，則區區一官，亦豈公之志也哉？凡我後之人，不肖不似，不克自立，猶賴公以不墜先緒。而公又止此，我曾祖遂委棄於尋常無聞之民乎？此某等所以異聲同號，旣哀我叔祖，又念我曾祖痛裂肝肺，莫知所以自釋者，雖喪車猶不可攀也。豈不冤哉？豈不酷哉？天高莫訴，地厚莫聞，如生如在，來格來歆。

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衡寃籲天謂天不明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躑躅而行爲此邂逅恍若銘旌同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多禍豈諸賢之並傾縱我命之不祥豈一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執手大慟子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欲使士有遺種而獨不得自附於蚩蚩之氓耶天不可以人問命不可以力爭念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興八十壽母有不順之嘆窮乏得我有未竟之情一世之宏議不得自盡於其君而六經之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平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爲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懲雖去國之不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爲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酌公於冥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涕凝

祭張師古司戶文

惟君逸羣拔出之才邁往不屑之韻識敏邵而善藏量寬平而自信衡屢稱而不欺及愈割而不頓雖事情之日接繫此道其坐進方權輿於一官必講求於衆論善不善其吾師人豈求於我徇雖逆境之齟齬亦廉心而取順時自肆於詩章或適情於杯醞無幾微於面顏不深刻於方寸嗟行世之若此寧與物之共盡方當路之作意欲因我於鞠訊肯明允其有無但甘心於轢躡奄內外其同風懷應和之弼峻君獨

明其不然欲以身而自任參兩辭而並聽會私意而起釁跡當時所如往併旁觀而兼問苟毫釐之可疑則情實之必近無先處以成心辯斯事於息瞬俾浮僥之遂息期公道之獨振俄半夜之負舟成死生之遺恨嗟乎冤哉繼世嗣興以克奮迅闊步長趨固亦其分亦既起之而又斬之天定何時誰實債之高目下耳會應有付我哭吾私無所歸憤吉凶影響惡其鈍悶拭涕大觀以任天運

祭妻叔文

昔公有意聖賢之學而不爲世俗之文山立玉峙地負海涵少年四舉手取科目曾不得小自試於時而竟費志以歿識者無不爲公惜之而公之旣第嘗以其兄之女歸之同年矣其次固不應屬之寒士也公得官於大江之西將行力謂其兄必以次女歸亮吾保其可依也兄猶疑之一行二千里有便必寄書書必以亮爲言吾懼失此士兄亦奮然曰寧使吾女不自振無寧異日不可以見吾弟故次女卒歸亮當是時雖亮亦笑公與之非其人也及冒薦於鄉公喜特甚翼折而歸則以爲事終在耳其後公兄弟相繼下世亮亦坎壈窮困至爲囚於棘寺而未已歲時或一歸則羞拜公之墓自省累公知人之明也今年之夏竟以累舉見錄於春官使得奉大廷之對天子躡取於衆中許以淵源而寘之選首衆謹曰宜豈敢徒以冠裳與公之姪女拜公之墓而明公之知人哉使其不遭公之知人固在也但可以開公兄弟之一笑於九原之上耳酌酒酌公英靈不昧報公未也其或有待公明則遠我心未艾尙其懋哉衆不可蓋

祭俞德載知縣文

士患無才鋪張不易患無科名掀騰可冀得之既艱況也中棄十常八九不如意事我豈無友嗟嗟德載翼折方飛舟棄半濟未有如此倏興忽廢投老多感慟且出涕德載之學初期自遂旣見偉人欲極其至涉獵不休經史百氏開物成務以發厥志德載之文亹亹有制徐務收斂剗剔瑕翳謂古作者誰不可繼如其不可方脩愈銳至其爲人有膽有氣樂易無他倜儻任意開口見心視人如己人攻我短如石投水及夫從政吏姦不蔽遇事洒落寧尙苛細誅強鋤梗若近嚴毅約定保伍一於豈弟我生與君歲月不異我不自菲早識前輩君時有急弟昆之義彼此才冠冀爲道地由此往來交情日契鄉薦我先而公先第年壯氣盛事方迢遞所可知者期以勿替我困禍患擡頭不起君於仕途有功無罪亦復摧折晚方小試隻手援我累卵不墜改秩作邑豈必得計我亦遭逢唱首殿陛相看晚歲云胡獨逝哭君無窮傳以一祭

龍川文集卷之二十三

祭文

先考卒哭文

嗚呼我先君委不肖孤而去之於今四見朔矣號天叫地無所逮及又以迫於衣食不能時奉几筵致其哀慕之極得罪幽冥死不足贖古者父母之喪哭無時聖人始爲之制曰三日不息三月不解又曰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不欲其傷生也今也朝夕俯首一號而止其哭之卒也久矣朝夕之外對人如平時於生復何所傷及期以告於靈曰卒哭不卽愧死猶欲自齒於人豈不以父之愛子死生無閒亦將曰有故甚則曰以我故嗚呼欲以自解不懼無辭懼宇宙之不汝容耳嗚呼羞哉嗚呼痛哉嗚呼已哉

先考移靈文

三年之喪聖人之中制非以人子之心至是爲已極也某也積惡而不可掩旣已毒及我先君矣葬不克自力乃從人貸錢以葬墳墓未乾頑然欲以教人自名求錢以償其負因得縗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使几筵弗克卽安將以明日遷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飲食而已則安於誦聖人之書以授人顧不識禮所謂三日不息三月不解與夫斬衰唯而不言者將闕之而不授乎不然則宇宙固不汝容矣辜天負地尙敢以告

祭王永康文

嗚呼是非善惡寧有定論苟誠於中蓋棺何恨昔公少年以才自奮晚試一邑更以讒困斂不先期見謂遲鈍事無容心謂政悶悶御吏束溼譏以自任委心僚佐不曰能遜觸手成礙豈必有釁公於其間不折以慍我從公遊直道而進公或不堪我辭愈峻卒明余心兩匪相徇公行及瓜所仗忠信人言不公我又不順天亦爲虐死生一瞬囊無留金衣忘敝縕榜者聳然耳扯足頓我亦何顏視此歸櫬瀝酒一慟天不可問

祭鄭景元提幹文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爲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炳乎其相輝則何向不可恃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世惟恐無一焉於其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踰六十非人命之難期年歷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以兄爲自錮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爲駿馬之良豫章手植非老人所宜兄爲慨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自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有命不承寧問崇卑不登坡壠安陟崔嵬身在一日吾將何辭凡念孔聖猶曰吾衰不如適意與天同歸我困囚繫死生毫釐尚欲於中仰首伸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爲往來應酬各有據依此論未終冀兄生疑旬月之間寂無一詞棘寺逮我方墮危機手染報兄累卵之危兄必有策免我庶幾穢題之回望之則非夜半負舟疾走

莫追棄我任我幽明異歧我亦漠然甘與世違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有綱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與人有同有異取之不竭有本如是道德性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旣知之矣枯木死灰去死寧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恕而行不偏不陂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以人爲貴聖以此聖福安得僞仁以此仁義安得外是中只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爲士異時冀兄竝驅而至兄旣長往我存曷以天長地久盈眶之淚

祭何茂恭文

嗚呼公之行義文章自朝之賢士大夫以及於鄉黨朋友翕然推之莫敢爲伍曾未能出其毫末而遽賈之以入土使知夫吉凶非必善惡死生何啻旦暮世道消長容曰有時而人理逆順莫求其故世有所謂推人文干而察人相貌者至是而手足俱露矣嗚呼昔公於某面未覲而神已交語言未通而肺肝相與譽之諸公之間妻以其兄之女君子或以爲難世俗謂之過舉屬檢讒之相間而至情之疑阻要不能無遺憾於死生安得取而投之豺虎雖此心之昭然顧有口而莫吐是用略綵繪紙錢於末俗具脯果酒殼於罍俎酌公之神而侑之以韻語曰天之生公意蓋有主俄而奪之一息千古匪傷其私我心獨苦尙想音容有淚如雨

祭楊子固縣尉文

惟君慷慨而有奇志磊落而無他腸涵濡乎道義之曾點并包乎善惡之琴張處家庭則自力於孝悌人

場屋則自奮於文章。既出尖於輩行。爰結交於老蒼。無幾微於得失。肯輕易於低昂。醉墨淋漓。疾如風雨。而不騁詩章之俊。刀筆銛利。敏於鬼神。而不矜吏事之長。豹一斑而方露。金百鍊而後剛。世皆期君以大受。君乃自幸於小康間者闊焉。未知其幾日。奄乎忽兮。遽失其故常。疑別話之鄭重。豈壯懷之披猖。相與脫我於垂死。固願報君於方將。我雖衰窮。而不肯妄自菲薄。君旣強仕。而豈應廢其頽頹。俄凶問之卒卒。驚去我之堂堂。嗟就逮之無幾念。撫棺之未遑。忽歲行之漸周。恍奇禍之備嘗。陳始末於數語。薦精誠於一觴。使死者其有知。吾知君之不亡。尙諸兒之可恃。懼託死之未當。或素心之泯泯。徒老淚之浪浪。

祭潘叔源文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償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竝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暮景。邂逅飄零。白飯青芻。舊遊何在。隻雞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遡風而號。

祭潘叔度文

嗚呼。舍選非古也。而叔度以月書季考得官。此男女室家之願。而懼不仕之無義也。銓法非古也。而叔度不以資歷年勞從仕。此鑽隙踰牆之賤。而懼行己之無恥也。叔度不欲以志節自高於人。故雖安坐未嘗一日不病。叔度不欲使事情有虧於己。故雖病未嘗一日廢書。覃思於不傳之學。而世不我知不恤也。尙

友於千古之遠而人不我即不強也。至於孝友之行信於其家慈愛之實著於其鄉此叔度之日用飲食者而其所自植立則卓然欲會百聖期集之所雖死不憾也。亮不肖無狀爲天人之所共棄叔度獨略其牝牡驪黃而友其人。關其休戚憫其不自容於世而歲時一見必縉縑不忍相捨以去。然亮之所以知叔度者雖叔度不得而盡知也。今年之春叔度有子能取世科則喜不自勝曰我雖不仕今有以見先人於地下矣。遂乞致其疇昔所得之官未幾而遂死焉。叔度之自立者如此而獨動心於是區區者而心事之皎然可知矣。亮以禍患奔走而喪車之出不能祖道而酌九原之歸不能倚樹而哭追致此奠以暢其情哀哀叔度尙如平生。

祭朱壽之文

嗚呼父實生子子實生孫孫又生子子子孫孫以至於無窮此固天地生生之理而亦所以爲人道有終之託少不失父老不哭子送往事居後先更迭以終於無憾此固國家大順之極而亦所以從一人自遂之私自昔聖人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豈有奇功異術哉使天下無所謂幸不幸而已今子之死乃獨有感於余心而興不幸之歎至於慟哭流涕不能自己非以子之翁遇我不啻骨肉而因繫之餘始知人亦惟其所遭耳嗚呼子獨胡爲而遭此耶少有俊聲而能自克長讀父書而能默會義理以厭飫其心藝業以游泳其外學者之高下淺深俯仰以接之而不暴其從違天下之賢不肖一見而識之而不輕於向背其才豈不直一官乃以韋布而沒地其志豈不慕古人乃以賢子弟而終自晦耶嗚呼子之翁老矣抱負